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三十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六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楚三

廢王世家

廢王名希廣字德丕文昭王同母弟也武穆王第三十五子性謹順文昭王絕憐愛之文昭王生平惡拓跋恒切諫嘗令閽人止恒不得入謁及臥病始思恒召之屬以希廣文昭王既薨將佐未知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

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先王諸弟為最長宜嗣位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於希廣有恩欲立希廣拓跋恒亦數勸希廣以位奉希萼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不能自決彥瑫等遂稱遺命共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文昭王薨之四日乙未也十國紀年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沐故事闕希廣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工乃受位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朝廷訖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

二說不同今從歐陽史及通鑑

夏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遣使告諭秋七月甲午漢主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天福十二年冬十月王兄希萼自朗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王用劉彥瑫言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將水軍迎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廷誨與張少敵白王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王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止之于碧湘宮不聽入見厚賂以遣

之希蕚憤然而去是冬遣晋客省使王筠還漢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已未漢主更名暠
丁丑殂于萬壽殿二月辛巳周王承佑嗣皇帝位秋八
月南漢主遣知制誥鍾允章來求昏王不許南漢主怒
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對曰馬氏方内爭不暇
安能害我南漢主曰希廣懦而吝嗇士卒忘戰日久正
吾進取之秋也是月王兄希蕚屢訴于漢請與王各修
職貢以求封爵置邸稱藩王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

漢執政使竟拒其請九月漢諭王兄弟宜相式好并別賜王兄希萼詔書勸其輯睦冬十月丁酉王貢漢除夜遊春圖女俠畫障真珠枕及端午金銀雕牀物色十二月辛巳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寇賀州王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任廷暉將兵救之會南漢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復自塹中穿穴達穽為機軸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兵自穴中發機我兵悉陷死者以千數知新等敗歸王怒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癸未

王兄希萼獻漢銀器千五百兩漢主降詔慰諭曰所修職貢舊有規程念航深梯險之勞重違鄉意在誘善勸忠之道本實朕心令後凡有進獻可與希廣商量庶叶雍和不爽體制希萼不能從

乾祐二年春正月戍將徐進敗蠻於風陽山斬首五千級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號靜江軍造戰艦七百艘謀攻潭州王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

劉彥瑫李弘臯固以為不可乃命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敗希萼于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幾及之王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遂引兵還希萼自赤沙湖遁歸妻苑氏知希萼必罹禍赴井死秋九月王獻漢絹二萬疋白金一萬五千兩玳瑁寶裝龍鳳牀一具盤龍椅子蹋牀子各一合戲龍二銀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銀果子共千兩冬十月漢加王太尉丁亥王弟靜江節度使希瞻卒

乾祐三年夏六月希萼誘辰溆州及梅山蠻以攻益陽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爭出兵赴敵王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秋八月戊戌希萼又以羣蠻破廸田殺我鎮將張延嗣王遣指揮使黄處超救之處超敗死復遣牙内指揮使崔洪璉率兵七千屯湘鄉王潭以遏諸蠻是月漢封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王請也九月辛巳希萼請漢别置進奏務于京師漢主優詔不許又賜王璽書解和勸以敦睦是月希萼以朝廷偏佑

于王大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來攻唐加布蕚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之租稅賜馬又命楚州刺史何敬洙濟師助布蕚冬十月丙午王告急于漢且言荊南嶺南江南連兵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之路丁未王以劉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戰艦過則運竹斷其後會布蕚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來戰于湄州彥瑫乘風縱火頃之回風反火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亡及

溺死者數千人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十國紀年載彥瑫敗于十月今從之王聞之涕泣不知所為王居恒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邀士卒心或告天策左司馬王弟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王不忍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于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急攻益陽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圖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逃歸長沙進忠知城中無

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王遣僚屬孟駢說希萼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長沙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入寇湖湘故事云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血往湖南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希萼發兵趣長沙今從之自稱順天王歐陽史云自號順天將軍今從通鑑王大懼乞師于漢漢議發兵來援以朱令溫為都部署會內難作師不果出是時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助之崔洪璉敗歸長沙玉潭遂陷希萼泝江而上攻

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責贇有二心贇曰願君
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
經湘陰焚掠而過及至長沙希萼軍于湘西步兵泊蠻
兵軍于嶽麓進忠自玉潭來會亦營于江西王遣劉彦
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
於南津以弟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彦温將
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
楊柳橋扼栅路時強弩指揮使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

入白王請與許可瓊水陸夾擊之王許之而可瓊巳陰送款希蕚遂沮其計王未知可瓊心猶命諸將受其節度可瓊常閉壘不令士卒知朗軍進退間或詐稱巡江與希蕚會水西約為内應久之潭州大雪盈四尺兩軍苦不得戰王深信巫覡及沙門之語乃摶土為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灾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何敬真以蠻

兵三千陳于楊柳橋何敬貞九國志湖湘故事俱作何景貞望見韓禮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易破也時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一軍驚擾敬貞乘亂擊之我軍大敗禮被創走至家卒于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吴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衂已而可瓊舉全軍奔希萼宏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王率夫人與王子匿于祠堂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父子所積寶貨盡入蠻落宫殿塋宇咸

為灰燼馬李彥温進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合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王諸子趣袁州奔唐張暉降于希萼吴宏彭師暠見希萼皆釋不殺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乙巳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王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與鄧懿文楊滌等盡獲之希萼詰王曰承父兄之業寧無長幼乎王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非予意也希萼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命囚之明日臠食弘皐弘節昭胤滌斬

懿文于市已而顧其下曰吾欲活希廣何如皆不對朱進忠常為王所咎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王死（三楚新錄云尋為希萼縊之）杖王夫人某氏死于市王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瀏陽門外（胡氏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云瀏陽縣名屬潭州余謂潭州固有瀏陽縣而瀏陽門則潭州城門各自潭州城出瀏陽者謂之瀏陽門出醴陵者謂之醴陵門）先是潭州多夾道植槐廢王時盡易以柳幹又居人向夜爭織草屩為業聲聞内外童謡云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搥

芒纖草蘖識者以為長街者内外路也不裁槐者兄弟失孔懷也草蘖者遠行所服百姓逋逃之義也其𧰼兆有如此

論曰諺有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射洲之勝朗州幾不能支廢王則曰勿傷吾兄希崇貳于我僉云大義滅親廢王則曰吾害其弟何以見我先王慕宋襄之虛文釀袁譚之實禍君子謂其喪身滅國也宜哉

恭孝王世家 弟希崇

恭孝王學海作後廢王名希萼武穆王庶子也第三十子剛狠無禮而希萼同母弟希崇者性尤狡險廢王希廣既襲位時希崇為天策左司馬陰遺書希萼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干大倫意欲有以激希萼也希萼果大怒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希崇復從史推戴希萼遂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時

漢乾祐三年為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已又命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為朗州牙内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復名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是歲潭州置龍喜縣

保大九年春正月周主威即皇帝位改元廣順帝夢奉唐正朔稱保大年號二月甲辰王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唐餘紀傳云正月帝夢遣使貢方物今從通鑑又光輔湖湘故事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三月唐以王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册禮使是月光輔至金陵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攻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刑政紊亂朗州舊將亦頗有離心又小門使謝彥顒三楚新錄作謝延澤湖湘故事作謝彥欽十國紀年作謝彥顒今從之本王家僮也以首面得寵至與嬪御雜坐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

使執鈇在門外王使彥顒與坐或列諸將上諸將皆不平王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朗兵治宮室勞苦而無犒賜壬申旦逵行逢帥其衆逃歸朗州時王醉未醒癸酉王始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追之逵等伏兵縱擊師翥僅以身免逵等黜王子留後光贊奉王兄子光惠知州事尋立為節度使夏六月王逵等以光惠愚懦嗜酒推辰州刺史劉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于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秋九月王

疑許可瓊觖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歐陽史作魯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立柵以備朗兵不加存恤戊寅王置酒端陽門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遂作亂十國紀年作丁丑湖湘故事在十九日其日戊寅也今從之使人先齧踶馬十餘匹入府以壯士執撾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縱橫擊人王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復執謝彥顒剉頂及踵而死立希崇為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暠幽王于衡山縣劉

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于朗州請和約為鄰藩言幕僚李觀象說言曰希蕚舊將佐猶在未可圖也不若檄希崇取其首湖南可兼有已言從之希崇畏言勢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内都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黄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莫辨言與王逵皆佯言非仲敏等首級翊皇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稍稍縱酒

荒溪國人不附丙戌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彭師暠共立王為衡山王以縣為府斷江為柵編竹為戰艦王以師暠為武清軍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遣判官劉虛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降癸卯希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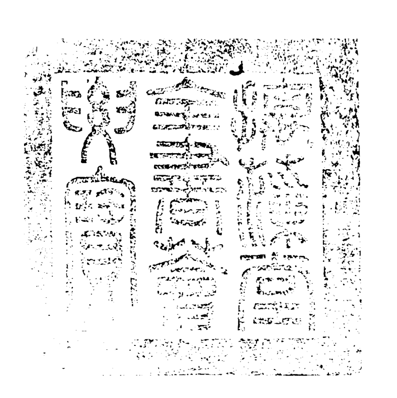
從鎬入城鎬舍于劉陽門楼湖南將畢賀時湖南飢鎬大發倉粟賑之楚人大悅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是月邊鎬趣希崇帥其族朝唐宗人聚族相泣欲重賂鎬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未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十一月辛酉晝遷文肅以下諸族及將佐千餘人于唐悲慟登舟送者皆號泣響振川谷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

走至是遂驗卒未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王入唐庚辰王與部下萬餘人自潭州東下十二月唐主以王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為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十年冬十二月王入覲唐主唐主留之數年薨于金陵謚曰恭孝周世宗征淮南揚州陷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拜右羽林統軍餘皆為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先是馬

氏富強雄于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為務時稱酒囊飯橐多非刺之荆湘近事云周行逢常言馬氏諸子造緞奢借文武之道未常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公子華聞而不平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國祚不永也以君昆弟之衆使更迭而治亦足撫有八百年何憂何懼為乎時復有鄧翁者聞而嘆曰文武之道未常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犇散寒餒而斃者過半焉楚自唐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武穆王

自立于湘南至唐保大九年辛亥而滅中原為廣順元年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非是凡五十七年當武穆王入湖南掘地得石䜟曰龍起頭猪掉尾世皆以為有先兆青箱雜記云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猴掉尾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佑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于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又民謡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識者謂湖南與淮南國祚實應之

十國春秋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十至七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三十六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十

檢討吴任臣撰

楚四

列傳

劉言 王逵 周行逢 子保權

劉言廬陵人也初事吉州刺史彭玕從玕奔楚事文昭王為辰州刺史會恭孝王與弟爭國以土木功虐用靜江兵士靜江指揮使王逵等因衆怨回武陵黜留後王

子光賛已又逐節度使王孫光憲以言驍勇得蠻人心欲迎立為帥一云迎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推言權武平留後俄而潭州將徐威作亂南唐中主命邉鎬經畧朗州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行遣逵與行軍司馬何敬真等攻鎬大敗之言遂盡取湖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奉表周朝以邀封爵凡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又言長沙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時周廣順二年也太祖皆許之乃升武平

軍在武安軍上除言節度使同平章事因以武安授逵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肯為折節二人始稍稍不相能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敬真朱全琇爾合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南漢常擾梧桂宜蒙等州逵因紿言合敬真等會兵攻敵言信之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往會潭州兵至則陷逵計中見殺逵乃舉兵襲朗州幽言别館尋殺之歐陽五代史楚世家云王進逵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不云幽言今從通鑑言鎮湖南凡三年先是朗人謂言為劉

皷牙一作皷樂馬氏將亂湘中童謡曰馬去不用鞭皷牙過
今年及邉鎬俘馬氏鎬為言所逐而言亦被害

王逵周世宗實録及歐陽五代史皆作王進逵今從通鑑武陵人少為静江軍卒
事恭孝王為静江指揮使恭孝王之攻長沙也以逵為
先鋒及城陥命逵與副使周行逢帥所歩兵千人營緝
長沙府舍執役勞甚兵皆愁怨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
輩從大王出萬死以湖南何罪而囚役為也且大王終
日酣歌寧知我輩作苦乎逵與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

深矣不蚤為計禍且及詰旦昧爽因擁衆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朗州蔡孝王方醉不能省次日始遣將唐師翥追之及于武陵師翥大敗而還逵遂黜留後王子光贊而奉王孫光惠為節度使已又廢光惠送于唐推辰州刺史劉言為帥而自為其副及邊鎬經畧朗州且徵劉言朝逵白言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于人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與周行逢牙將何敬眞張倣潘公益朱全琇宇文

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署指揮使部分發兵攻鎬于長沙鎬敗走言奉表臣周周以言為武平節度使亦以逵為武安節度使未幾逵恃推立功謂言非我不至此勢不為之下由是漸有隙而陰欲相圖矣先是逵克潭州以何敬真朱全琇為靜江武安副使二人者言驍將也至是敬真與逵不協謀同全琇作亂周行逢謂逵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琇又恥為公屈盍早為之所逵曰微君言逵敢忘乎乃陽言南漢見侵

檄二將帥兵禦之言性稚不知其誑已即遣敬貞全琇往及至長沙逵謬為恭敬出郊迎宴飲連日多貽美伎以餌之敬貞等因淹留不進逵乘敬貞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以不亟禦寇專務荒宴命械歸西府全琇隨亡去亦遣兵追獲皆斬首以狥廣順三年六月逵于是率大兵攻武陵殺其指揮使鄭玟因劉言于別室八月上表于周誣言謀以朗州降唐衆共廢之且請移使府復治潭州甲戌周太祖遣通事舍人翟光裔來湖南宣撫

即授逵武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無何言被赦顯德元年四月逵又請使府仍徙朗州三年周世宗征淮南拜逵南面行營都統命攻唐鄂州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復拘禮節車服制度擬于王者時過岳州界團練使潘叔嗣逵故時同列也待逵甚謹逵左右多就叔嗣求賂叔嗣怯不與左右遂譖其短逵信而面詈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逵戰勝而還吾屬無噍類矣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執唐將陳澤等一月叔嗣以兵襲朗州逵聞之

遽輕舟歸與叔嗣戰敗死三楚新錄曰逵領兵侵南越留周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芸巾貧蛟龍也及逵至桂陽果為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于路湖湘故事曰王逵奉詔伐吳有窠蜂無數入逵傘蓋周行逢因為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取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周世宗實錄云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進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荊南高保融言進逵自岳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通鑑考異云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逵以兵叛告逵逵大懼

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丁璹馬氏行事記曰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諸說多不足据今從歐陽史及十國紀年逵鎮湖南亦三年與言同初南唐有術士言南楚氣色甚佳將有王氏起焉時除永州刺史王溫中主疑即其人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于巾中寘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也

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家人生產常犯法配發靜江軍卒以驍勇累遷裨校王逵攻邊鎬行逢別破

益陽殺唐兵二千餘人執其將李建期當是時隷朗州
劉言戲下者指揮使十人咸以知兵名行逢能謀張文
表善戰潘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而行逢與王逵
則又情款甚昵馬及逵為武安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
史為逵行軍司馬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
殺言逵據朗州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
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既殺逵或勸其入朗
州叔嗣曰吾殺逵救死而已朗地非吾利也乃還岳州

遣其客將李簡率朗人迎行逢爲帥行逢入城自稱武
平留後告于周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
帥罪當死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召以爲行軍
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
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
曰汝爲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
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殺之三年二月行逢
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奉表告周七月世宗授行逢武平

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宋初加兼中書令建隆三年十月卒追封汝南郡王行逢故農家子起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公而無私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與之農具而遣之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每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尚足效乎行逢以坐事故面有文或請用藥滅之恐為朝廷使者嗤行逢

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耻焉又性勇敢果於殺戮將士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呼壯士曳下斬之一軍皆畏服民過無大小俱死妻鄖國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濫殺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悦紿曰家田佃户以公貴頗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行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一日行逢

往就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扶今貴矣柰何忘壠畝間邪行逢命羣妾強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倉卒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為之少損嚴氏秦人父廣遠仕馬氏為評事因以女適行逢通鑑作鄭氏三楚新録及宋史作潘氏皆非今從九國志行逢死而保權立案通鑑綱目顯德元年湖南大飢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附記于此

保權行逢子也初為武平軍節度副使行逢卒保權年

十一頗英爽有膽氣宋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先是行逢病革時名將吏以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亂宜以楊師璠討之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虎口至是建隆三年十二月文表果作亂保權命師璠率衆討文表別遣使乞師于宋會江陵高繼冲亦先以其事聞明年春宋太祖遣中使

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南面都部署宣徽院使李處耘為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鄆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舘事武懷節氊毯使張繼勲染院副使康延澤内酒坊副使盧懐忠等南征又發安復十州兵會襄陽師及江陵趙璲方至潭州而文表已大敗于平津亭為師播所執臠而食之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取相與拒

守延釗乃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比至城下從富
華拒而不納盡撤部内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
奉詔退軍以須久之延釗奏聞宋太祖遣中使來諭曰
本發大軍以拯爾難妖孽既殄是我有大造于爾反拒
王師何也爾無自取塗炭重擾生民急命延釗進師保
權出軍于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靡復還朗州焚廬
舍廩庫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爲之一空宋師因長驅克
朗州城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南市先是李處耘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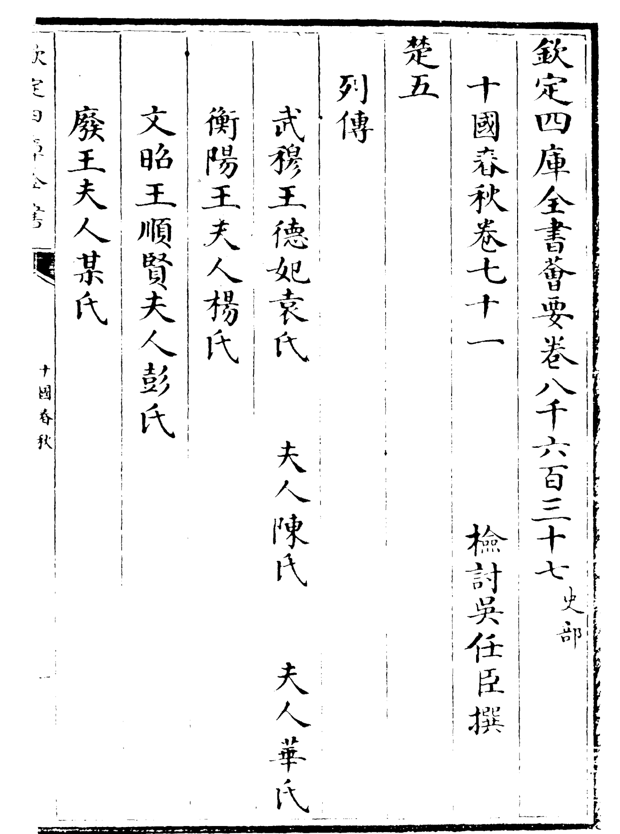
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黥其少健者縱歸武陵武陵闕聞被擒者宋師相率臠食俱大恐而潰保權為大將汪端所刦携家屬亡匿江南岸宋將田守奇獲以歸時四年三月壬寅也于是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猶擁衆寇畧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南悉平周氏鎮湖南凡二十八年是役也宋得州十五歐陽史作十州宋太祖紀作州十四今從宋地理志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保權至宋上章待罪太祖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

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為第令居焉仍命朗州增築汝南王行逢之墓乾德五年保權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并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初行逢以淫祀為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拆毀之及保權立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僧者凡四所耗國用不貲又度僧建寺無虛日復召羣僧于府中講唱自為執爐焚香以聽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搶地伏拜之君子知其不

克永世焉又行逢將死時湖南婦女悉著不縫裙名曰散幅或謂福既破散其能久乎已而身歿地亡遂成符讖

論曰恭孝王之歸唐也湖南半壁已為唐有而將帥失人乘于撫馭長沙釁起武陵揮戈遂使十餘年間區區數州更易三姓倐得倐失興廢靡常戡亂保國端在人謀寧不信哉

十國春秋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三十七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七十一

檢討吴任臣撰

楚五

列傳

武穆王德妃袁氏　夫人陳氏　夫人華氏

衡陽王夫人楊氏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

廢王夫人某氏

恭孝王夫人苑氏

武穆王德妃袁氏衡陽王其所生也有殊色見寵于武穆王累封德妃文昭王心怨衡陽王先立襲位日頗督責于衡陽王母弟希旺且不為德妃禮德妃憂憤無所出久之先希旺薨

夫人陳氏文昭王母也偕袁德妃華夫人事武穆王被寵用事文昭王誕薦時正與衡陽王同日及衡陽王先立無遜辭夫人內懷觖望由是與德妃有隙

夫人華氏希杲母也希杲鎮桂州有善政文昭王疑忌之夫人内懼願削封邑贖子罪王謬為慰藉而心實不善也未幾夫人卒希杲竟不良死

衡陽王夫人楊氏長沙人武穆王時父謚為節度行軍司馬夫人蓋其中女也按薛氏舊五代史楊謚仲女為衡陽王夫人衡陽王嗣位謚子昭惲用夫人故擢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俱為牙内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多惡之及長沙兵亂指揮使陸孟俊怒曰楊

氏怙寵滅義為國患久矣於是族滅其家夫人竟不知所終孟俊滅昭暉之族而取其財時楊氏有女美獻于王弟希崇及周將韓令坤入楊州希崇以楊氏女遺令坤令坤嬖之後孟俊仕于唐為令坤所擒將械送于周主楊氏女在簾下忽搤臂慟哭曰孟俊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

文昭王順賢夫人彭氏父玗官唐吉州刺史梁開平末為吳所敗師衆奔武穆王武穆王憐其忠表領郴州且為文昭王娶其女文昭王繼立彭氏累封秦國順賢夫人天福二年薨夫人貌寢陋而治家有法文昭王頗嚴

憚之及歿後王始縱情聲色為長夜之飲國事遂至中衰先是夫人闕上香報恩禪院報恩僧問曰夫人何家婦女夫人以其辭之忽也遽索檐子疾歸且以其言告文昭王王笑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彭家女馬家婦則禪機立解矣夫人慚服曰是妾無見性之過也其通達多此類

廢王夫人某氏恭孝王陷長沙廢王卒夫人與王子匿于慈堂已而廢王遇害夫人亦被杖死市中國人傷之

恭孝王夫人苑氏桃源人相傳齊大夫苑何忌之後夫人素有賢行廢王時恭孝王調朗州丁壯為鄉兵且造戰艦將攻潭州夫人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所笑恭孝王不聽已而王贇等大破朗兵于僕射洲恭孝王輕舟遁歸夫人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武穆王弟賨　存

賨武穆王弟也性沈勇知書史初從秦宗權于淮西為盜已又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敗賨為吳兵所執吳

武忠王收儒餘兵號黒雲都署賓指揮使賓從吳武忠王數有功未常自矜（新唐書云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武忠王心愛之從容問賓誰家子賓曰馬殷弟也武忠王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泣謝曰臣孫儒敗卒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静足矣不願去也武忠王嘆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厚禮遣賓歸武

穆王殊出望外大喜表賓武安節度副使居久之武穆王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強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則緩急可援小亦通利商旅武穆王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且及吾汝休矣當置此論勿道開平末武穆王開天策府以賓為左相俄為朗州留後尋拜永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成初武穆王建楚國改賓靜江軍節度觀察使唐明宗制曰爾賓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時

人以為多溢語云北夢瑣言以賨為爾未詳是非

存亦武穆王弟從武穆王征討積功至永州刺史開平中會靜江節度使李瓊卒武穆王以存知桂州事已而王開天策府命存為右相未幾領永順軍節度使送王女于廣南後數年攻吳上高俘獲有功無何卒

武穆王子希振子光惠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躭吟咏常延詩僧虛中于齋閣酬答不厭煩築别墅憩息以為樂虛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蓋紀其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振遂棄官為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絶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子于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之變實在庚戌也

希振子光惠

光惠廣順初為王逵等所推權武平節度使而逵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恭孝王具以狀言於唐唐中主遣使以厚賞招諭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未敢詰也然光惠性愚懦嗜酒廢事不能服衆心未幾仍為所廢送金陵

希旺衡陽王同母弟也官至親從都指揮使文昭王怨衡陽王先立及嗣位頗督責希旺不為禮希旺母袁德

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文昭王不許罷其軍職令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會德妃薨希旺亦憂憤而卒

希杲武穆王第闕子也文昭王時累官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數譖其短於王且言希杲收衆心不圖將有尾大之患王心動會南漢侵蒙桂二州文昭王自將兵詣桂州希杲不自安屬母華夫人逆王子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辱殿下親涉險阻皆妾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

杲罪王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
它也頃之漢兵引去從希杲知朗州仍領靜江節鎮如
故久之加侍中後十年希杲復得朗人心文昭王數數
令人伺動靜希杲愈益懼稱疾求歸不許俄遣醫視疾
因酖殺焉朗人莫不悲之
希瞻武穆王庶子也天成三年監袁詮軍敗荆南兵于
劉郎洑有功未幾授靜江軍節度使會恭孝王與嗣王
希廣爭國二王皆希瞻兄也遣使切諫繼以痛哭二王

不從希瞻知馬旗必覆不勝其憂疽發于背卒

希能武穆王子也國亡歸唐居揚州及周陷揚州下詔安撫已而揚州復入于唐希能等遂歸周授左屯衛大將軍

希貫武穆王第闕子國亡入唐同希能等居揚州後歸周授千牛衛大將軍

希隱武穆王第闕子也通鑑云少子今從五代史之序文昭王立署希隱靜江軍節度副使是時恭孝王與嗣王希廣交兵南

漢中宗乘其喪也密遣内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屯南境以伺進取嗣王亦命指揮使彭彦暉屯龍峒備之會恭孝王自衡山遣使擢彦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内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心惡之潜遣使檄蒙州刺史許可瓊來桂州懷恩遂進據蒙州侵桂管西南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中宗乃遺希隱書曰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

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但令相公勗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未幾懷恩奄至城下希隱率將士斬關奔全州嶺北之地遂盡為南漢所有希隱後入唐已又歸周授節度行軍司馬

希濬武穆王第闕子也國亡入唐隨兄希崇居揚州顯德三年周世宗下揚州優詔安撫未幾揚州復為唐

地希崇率兄弟等歸周授希濬節度行軍司馬終于其職

希知武穆王第_闕子同兄弟十七人歸周官節度行軍司馬久之卒

希朗武穆王少子也國亡降唐已而又入于周周世宗授希朗行軍司馬武穆王子凡三十餘人今見史籍者衡陽四王而外希振希旺希杲希瞻希崇希能希貫希隱希濬希知希朗不過十餘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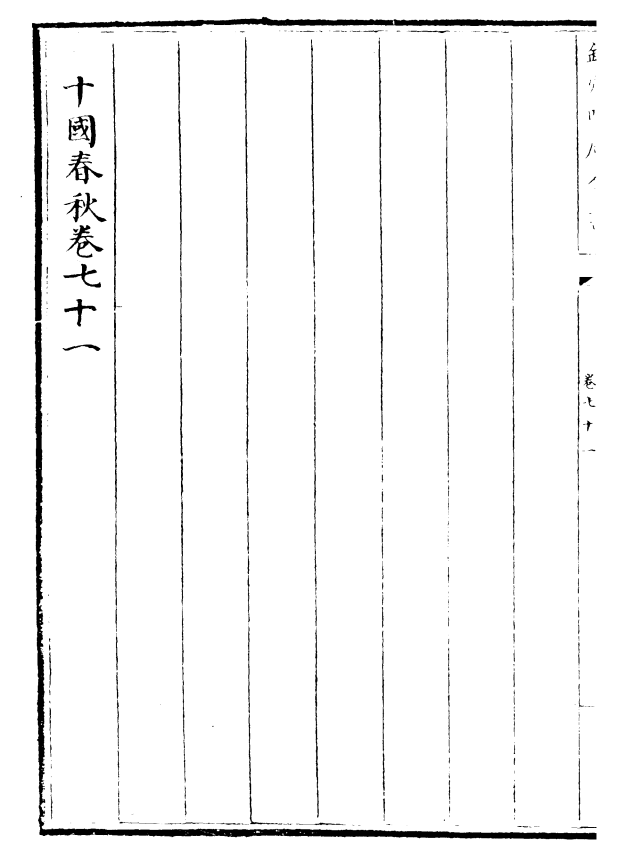
文昭王諸子　　廢王諸子　　恭孝王子光贇

文昭王子失其名數恭孝王陷長沙時馬軍指揮使李彥温與戰棹都指揮使劉彥瑫同奉王子趣袁州奔唐終于金陵

廢王子亦失其名數朗兵陷長沙時王子匿于慈堂不得出後不知其所在李彥温劉彥瑫又别奉王衆子奔唐終于金陵

光贇恭孝王子也恭孝王趣長沙留光贇守朗州已而

長沙既陷署光贊武平軍留後命何敬真為朗州牙內
都指揮使帥兵戍馬及王逵之亂推光贊從兄光惠知
州事光贊遂被黜



十國春秋卷七十一

十國春秋卷七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楚六

列傳

張佶　蔣勛　姚彦章

張佶長安人初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彦為人棄官去過蔡州秦宗權留為行軍司馬佶謂忠武軍將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

方自危遂深相結納佶後在孫儒軍為指揮使儒敗衆推建鋒為節度使及陳贍殺建鋒羣推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迎武穆王于邵州武穆王至佶乘肩輿入府武穆王拜謁庭中如平時佶隨名武穆王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已代武穆王將兵攻邵州居數年武穆王奏升朗州為永順軍表佶節度使終於其官

蔣勛者本唐邵州指揮使乾寧時武穆王與劉建鋒引兵至澧陵勛同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㘯龍關武穆王先至關下遣使詰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武穆王使説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軫翼間今將十萬衆精鋭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武穆王因徑度㘯龍焉已而勛求邵州刺史不得據州以亂武穆王遂攻破定

勝寨帥師城下討之

姚彦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畧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為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彦章迎武穆王于邵州武穆王猶豫未行彦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哉時不可失願公無疑武穆王乃意決徑詣長沙及事定彦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且薦李瓊可大用武穆王悉從其言果剋期而湖南平授彦章澧

州刺史尋署靜江行軍司馬乾化初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兵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已又攻吳鄂州無功居數年辰溆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畧悉削平之天成中武穆王建楚國文武進官有差彥章以功拜左丞相

論曰佶甘心北面折節英雄推賢讓能司馬其有之矣彥章具述天人指畫進退賛襄之力居多勛雖不終而開闢撤備實啟霸圖要之皆武穆功臣也

許德勲　李瓊　秦彦暉　王環

高郁

許德勲闕人事武穆王為大將唐昭宗時淮南約武穆王共絶朱全忠德勲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奉王室未可輕絶也時謂德勲知大體天復三年領兵畧地荆南還過岳州諭刺史鄧進忠禍福進忠以城來附舉族遷長沙武穆王改進忠衡州即以德勲為岳州刺史天佑一年淮南取岳州德勲奔還開平

初長沙兵會荆南伐雷彦恭時淮南將泠業李饒統兵救朗州武穆王命德勳拒之德勳先使善泅者五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巨斧浮江而下中夜犯業營猝舉火譁聲若雷淮人殊不測一軍盡驚擾德勳乃麾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饒隨掠上高唐年數十壁斬業饒長沙市中久之拜右丞相吴使苗璘王彦章統水軍來寇岳州武穆王命德勳將兵禦于君山德勳謂左右曰吴人掩吾不備見大軍驟

至必鳥獸散師無益也乃匿水軍于角子湖使王環夜伏戰艦二千艘屯楊林浦以絶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來攻岳州師出道人磯德勲命戰棹虞候詹信帥輕舟三百潛邀吳軍後而已以大軍壓其前先後夾擊鏖戰一晝夜吳師大敗斬獲無筭鹵璘與彦章以歸已而吳人求和武穆王許遣二人還廣陵即令德勲餞之德勲語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故在也願吳朝勿以為念它日俟衆駒爭皁棧後可圖耳時

武穆諸子驕奢故德勲及之未幾加侍中卒子可瓊有

傳

李瓊三楚新録作李勲誤故孫儒軍將儒死從武穆王入湖南隷帳下為親從都副指揮使驍勇饒膽畧冠絶一時及武穆王詔潭州知軍府事留瓊代攻邵州光化元年姚彦章薦瓊可為大將署為嶺北七州遊奕使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逺有功已圍永州唐世旻走死明年又攻郴州殺其守將陳彦謙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不一歳連邵

郴衡道永六州悉平皆瓊力也未幾桂管劉士政懼師入其境命親校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武穆王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閉關不內武穆王怒令瓊與秦彥暉將兵七千攻之會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甚願為前鋒鄉導密言西南有小徑距秦城裁五十里可通單騎瓊統步騎兵三百銜枚夜襲秦城踰垣而入遂擒建武還比明絙以匹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皆震恐瓊困勒兵

進擊內可㩉及其將士三千人悉阬之遂引兵趣桂州自秦州南二十餘壁望風奔潰遂廹士政降盡取其所屬桂宜巖柳象五州之地亦瓊力也武穆王嘉其功即遷瓊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軍節度使已加同平章事天祐二年卒瓊善飲食每一飯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軍中謂之李老虎先是桂州兒童每聚戲輙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瓊拔桂管識者以為應

秦彥暉秦宗權之族弟也初與武穆王等從孫儒掠地

淮南已而事王為親校當李瓊破桂州時彥暉同為大將統諸軍實在行所斬捕功已多改在城都指揮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帥師援邉武穆王命彥暉率水軍東下彥暉與存戰于越堤淮南師敗績存等屢不勝遣書武穆王求和王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麾兵大進鹵存等遂拔岳州未幾會荊南兵攻朗州時朗帥

雷彦恭引沅江環州城以自守彦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彦暉鳴金鼓大譟壞門而入彦恭奔廣陵遂執其弟彦雄等以還于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盡統溪洞諸蠻來附不數年湖南畧平彦暉功為最焉後累官闕卒

王環為人勇悍善兵法從武穆王數征討有功乾化中授岳州都指揮使時刺史許德勲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環乘風趣黃州以繩登城徑奔州署執吴刺史

馬鄰大掠而囘德勲曰鄂州將邀我柰何環曰我軍入黄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方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揚帆大進鄂人殊出不意果恇擾不敢逼天成三年改六軍副使與荆南戰于劉郎洑荆南大敗請和武穆王讓環不即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以為吾扞蔽安可徒快一時心而自失唇齒之形乎王以為識時勢大悦之環前後凡六破吳兵再破荆南兵聲振一時環每戰身先士卒與

衆同甘苦常置鉞纛在左右戰罷索傷者于帳前親為敷治士卒隸戲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克捷不數年卒子贇有傳

高郁揚州人明敏多筭乾寧初武穆王為湖南留後以郁為謀主署都軍判官心相得也王初畏淮南荆南廣南之强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劉龑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公之仇讐雖以萬金賂之不能得其歡心莫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

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於是王始修貢京師四境寧輯開平時郁復勸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徧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凡萬萬計郁又私計湖南為商旅輻湊之地地多鉛鐵諷王鑄鉛鐵錢與銅錢間行商旅出境無所用鉛鐵錢悉易它貨而去百貨流通國日益以富復命民輸稅者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桑事至是機杼遂絜于吳越武穆王地大力完得邀封爵以與諸鎮抗者

郁謀居多而内外疾郁功者亦人人得甘心之矣先是唐莊宗入洛武穆王遣子文昭王入貢莊宗愛其警敏佯言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南平王季昌亦屢造流言以間郁不可得乃寓書衡陽王希聲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盖衡陽王時為節度副使居中用事也復令諜者語之曰高公聞楚用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衡陽王素愚輙以為然而文昭王又以莊宗言為疑頗懷去郁意天成中會國戚楊昭

遂謀代郁有日矣數數譏郁之短衡陽王因乘間見武穆王請誅郁且言郁奢僭不法外結鄰藩不除將有尾大患王曰成吾大業者郁也汝休矣勿為此言衡陽王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馬猘子漸大行能咋人衡陽王聞之益怒四年七月矯令殺郁于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武穆王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王怪之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多

致兹異豈馬步獄有寃死乎已而吏以狀白王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勛舊横罹寃酷顧近侍曰吾亦不久于此矣郁有才而性貪頗尚奢侈常以所食井不潔用銀葉護其四方命曰拓裏故忌者得乗其機害之又辰州民向氏者因爇火燒起一龍四靣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如白玉向氏寳而藏之郁以價强取之有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戾未幾被誅郁後于陰晦之日多見形為祟

論曰楚介在蠻方北臨吳會南傴嶺表中間江陵征討捍禦故非諸臣莫爲功許李秦王皆桓桓虎臣允矣干城之選也郁勛勷惟幄富國裕財雖古之計然何加焉横遭屠僇自弃忠良鳥盡弓藏痛深行路哀哉

李唐　楊定眞　袁詮　呂師周

苑玫　李鐸　何致雍

李唐素隷武穆王戲下爲牙將秦彦暉等平嶺北唐與張圖英實副之未幾破永州即遷唐永州刺史明年進

攻道州是時蔡結𨽻道州伏蠻兵于箐隘以待唐兵唐先為所敗因撫膺思曰蠻所恃者獨山林險阻處耳若平地烏能勝我由是順風縱火光燎于天四望無際不可嚮邇道州蠻皆鳥獸散唐遂陷道州斬結首霸業之興稱名將者唐為許德勲李瓊之亞

楊定真事武穆王為靜江軍使開平初淮南將劉存等入寇兵容甚盛王頗有懼色定真賀曰我軍勝矣王問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

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心是以知其必勝後果獲存殺之王服其有先見㦸遷水軍都指揮使乾化時吳將陳璋冦岳州執刺史苑玫王命定貞統師往救璋卒無功而遁後不知所終

袁詮武穆王時為六軍使與副使王環敗荊南兵于劉郎洑有功及衡陽王薨詮與潘約等迎文昭王于朗州以正嗣位倉卒之時軍府鎮定詮與有力焉後累官闕

久之卒

呂師周揚州人也豪健義俠祖通緯候兵書父珂事吳武忠王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路振九國志云師周代父為黑雲都指揮使歐陽史作袁州刺史非弘農王時師周將兵屯上高自言三世將家勰不能免常恣為杯酌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弘農王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偵動靜師周益懼謂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長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

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來奔章縱其拏隨之武穆王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盡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表授師周昭州刺史後二年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溆州蠻潘金盛寇武岡武穆王檄師周將衡山兵拒之師周攀藤緣崖引兵入飛山洞襲金盛營擒送武岡隨移兵擊鄴鄴與蠻昌師益師衆來降蠻洞悉平師周後以病卒

苑攻蔡州人武穆王時積功至指揮使撫州危全諷攻
洪州乞師于武穆王王命攻會袁州刺史彭彦章出師
援之未幾為淮南將米志誠所破已而還岳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陳璋來襲岳州遂執玫以去玫敢勇多膽
氣竟以數奇至于敗

李鐸事武穆王為從事起家都統判官及開國承制置
官屬改鐸為司徒衡陽王用藩鎮之儀仍為判官文昭
王立天策府學士鐸亦與其選

何致雍賈人子也幼而英爽好學常隨從父泊舟皖口從父夢有人若官吏狀乘馬冠盖數往來岸側點録舟中人物之籍俄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遽驚之對曰諾不敢已而從父寤訪舟中人無一何姓者翌日風濤大作旁舟多覆没惟致雍舟如故從父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未幾致雍受知武穆王起家節度判官及王開國除致雍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文昭王爲武安節度使復改致雍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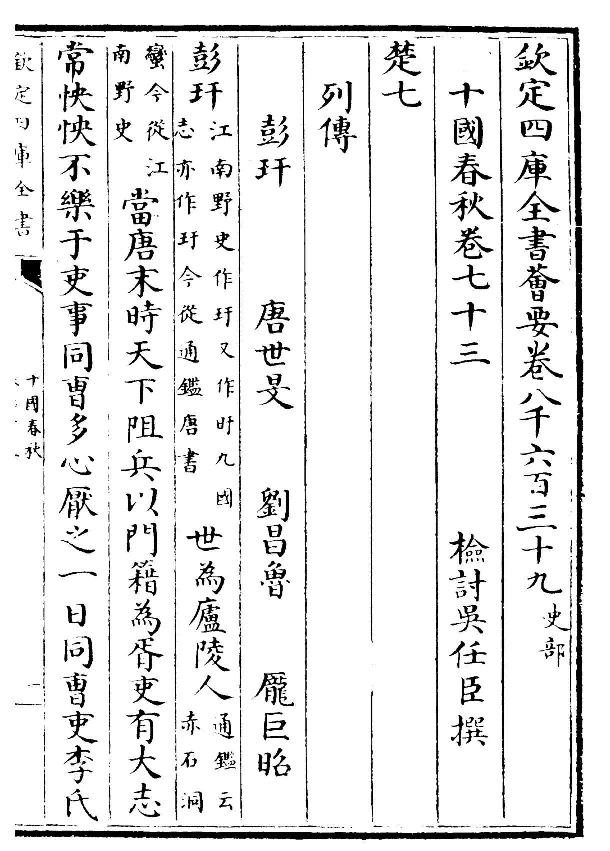
累職檢校僕射卒于官竟如皖口神之言致雍善文章所著天策寺碑銘楚人常稱道之今傳者有曰乃克桂林乃襲荊渚彼岳之陽全師而取云云

黃損　潘起

黃損不知其何郡縣人武穆王時官兵部侍郎王既即世遺令諸子昆弟相繼諸將議發兵守邊徼然後舉喪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因勸衡陽王宜遣使朝廷及諸鎮告哀稱嗣正其始終人皆多損識大體云

潘起（一作玘　闕）人仕武穆王累官靜江節度判官吏部侍郎性戇直不少假借衡陽王居喪日殺雞五十為膳及發引猶頓食雞脽數器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闕）賢邪文昭王立天策府學士起亦與十八人之列

十國春秋卷七十二



十國春秋卷七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楚七

列傳

彭玕 唐世旻 劉昌魯 龎巨昭

彭玕江南野史作玗又作玕九國志亦作玗今從通鑑唐書世為廬陵人通鑑云赤石洞蠻今從江南野史當唐末時天下阻兵以門籍為胥吏有大志常怏怏不樂于吏事同胥多心厭之一日同胥吏李氏

者私集儕屬燕飲而玕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畢會而李不具饌玕知其忌已也陽遺席帽去行數里復來取帽見同曹吏飲啗自如遂含笑走嘆曰大丈夫當取富貴列鼎俎食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啜乎玕婦聞之曰請以箱奩資易酒饌以致報何如玕從之于是治供具盡召李氏坐中主客酒酣謂衆客曰玕不才不能從事諸君請自此決退耕壠畝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益破家鬻産治鐵為兵宰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

倡率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者五百餘人玕乃立偏裨設號令雄于一鄉會羣盜數千掠撫州時鎮南節度使鍾傳統江西八郡不能制而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連玕并力攻之斬其賊帥衆盜遂奔潰傳聞之表全諷撫州刺史玕吉州刺史玕歸本州益廣城池務農訓兵尤禁博錢玕常切齒李氏至是陰令人博于其家盡誅其妻子數十人有裨將袁大蟲等私語曰使君令位重皆吾輩力也而諸將竟無分禄之地

柰何玕聞之因大雪伏甲幕下夜會諸將飲酒醉盡殺之其急眦睚類如此及傅死洪州已入于淮南玕獨彊項不為屈通好武穆王以乞援師復與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光稠等深相結納圖進取江州未幾與淮南將周本逆戰象牙潭為本所敗玕退走命兄弟華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役鬼神每淮兵掠寨守真噀水調角風雨雷電忽然而起淮人頗畏之一夕守真死玕連戰不利弃

寨而還已又舍州退保朱川盡徙百姓户口千餘家奔郴衡武穆王表玕郴州刺史且爲文昭王娶其女一云又攺全州兄弟皆莅縣邑迨十年而玕卒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易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往依之玕殁後蠻人龍寶光者裂裳爲旗呼内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户執大斧長刀以走追者不敢逼初玕來湖南時吴人掘其先世之冢惟見大蛇長二

文許目未開遂殺之最後馬氏遷金陵江南餘民多隨之入唐惟玕子孫恥而不返人多稱其賢焉

唐世旻字昌圖零陵人素驍勇狀貌英偉眼環齒露黄巢起世旻團結鄉兵自捍劉建鋒同武穆王入潭州時舉為永州刺史已而據州不服王命李唐等攻永州殺其守將鄭封城陷世旻力戰死之民頗思世旻保障功搏象以祀

劉昌魯鄴人也唐僖宗時黄巢冦嶺南昌魯為高州刺

史師羣蠻據險拒之巢衆不敢入唐嘉其功擢本州防禦使及南平王劉隱奄有嶺南命弟陟攻高州㫒數白昌魯欲籍其家昌魯輒大破之然自度非隱敵乃刺血致書武穆王具述懸急請歸于王王大喜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湖湘故事作可球部轄兵馬于界首應接三千餘人來歸時王命姚彦章迎龐巨昭于容州亦令彦章至高州趣可求早發昌魯至長沙王署為永順軍節度副使無何卒于官廣東志云乾化三年劉巖擊取高州殺劉昌魯此志之誤也

龐巨昭湖湘故事作巨曦　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一云容州刺史累遷寧遠節度使開平末南平王劉隱遣弟陟攻容州巨昭刀拒之得解去因遣小吏間路納欵于武穆王王命澧州刺史姚彦章領馬步軍八千人迎之時容南指揮使莫彦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罷乏宜棄城潛山谷待之彼入城而我以全軍掩其不備楚將可擒也巨昭曰吾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五十餘年興霸湖外今雖勝後必成仇讎不若具牛酒逆之便彦昭不從是夜斬

彥昭于私第以降彥章至高州遣兵護巨昭之族及士卒千人歸長沙巨昭善星緯之學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盖得之童謠云後皆如其言

論曰彭玕舍吴奔楚爲國姻戚夫固有天意存焉世旻狗城不屈與玕較殊保障之功似亦足多者吕魯巨昭去就斷然能擇其主倘所謂知廢知興者非歟

拓䟦恒　徐仲雅　劉勍　張少敵

廖匡圖 弟匡齊

拓拔恒本姓元避景莊王偏諱改今姓少以才學見稱武穆王時以學士兼僕射衡陽王罷建國之制降稱節度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乃以廖匡圖李弘臯等十八人為天策府學士而恒首與其選匡圖輩多佻薄飲酒歡呼語涉狎昵獨恒沈默長者切直強諫天福八年文昭王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税外大縣共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宫之中藉已成之

棄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鞞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令淮南為仇讐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謗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入謁王呼閽者止恒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内也恒對客將毆弘練惆悵者久之王益怒遂謝絶恒及卧病始思恒言以為忠名之託

以廢王希廣希廣文昭王同母弟也文昭王既薨衆莫知所立而是時恭孝王希萼為武平節度使于諸弟為最長恒語都指揮使劉彦瑫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争端彦瑫等卒立廢王恒又數勸廢王以位奉其兄王復不從恒于是與張少敵皆稱疾杜門不出居數年恭孝王果争國湖南大亂及邊鎬入醴陵恭孝王母弟希崇命恒奉牋詣軍門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後希

崇入南唐恒不知所終

徐仲雅字東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有儁才長于詩文起家昭順觀察判官文昭王開天策府以僚佐拓拔恒等十八人為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為榮時湖南豪靡侈汰上下成風仲雅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太過引典故以規正之文昭王為首肯而卒不能用及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迹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為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

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為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廹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隣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内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盖譏其署官冗濫也初王逵起兵能應募者置司空太保以誘自是武陵村落廛市豪横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于五月五日剪舌

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覩羣僧剃椶樹咏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緑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剃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劉勍者史失其何郡人累官静江指揮使當文昭王時溪州刺史彭仕然引蠻兵寇辰澧州勍同廖匡齊帥兵擣溪州仕然走保山砦危巖斗絶不可猝登勍造作梯棧圍之三匝匡齊力戰死而勍度無可如何因風投火

繼以火矢燔其營寨仕然窮廹竄入溪錦萬山中勍復
爇火豬山仕然始遣子師暠送款勍班師長沙王乃徙
溪州于便地官仕然刺史而立銅柱以表後世改勍錦
州刺史是役也平蠻之功以勍為第一
張少敵永順節度使佶之子也文昭王時官都指揮使
與袁友恭同為王所親客安州李金全襄州安從進叛
晉高祖詔王出兵王遣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
斛餽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居無何文昭王即世將吏

議所立時恭孝王知永州事於諸弟齒爲差長少敵請迎之而劉彥瑫李弘臯等固欲立天策府都尉希廣且言都尉爲嫡嗣當襲位少敵曰國家大事非一途可拘也變而能通斯能持久何嫡庶足云乎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且與武陵九溪蠻往來相得甚懽必引蠻軍爲亂若奉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能從少敵退曰禍其始此乎稱疾不出

廖匡圖 歐陽史避宋諱作光圖

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為將延昌表于梁授爽韶州刺史武穆王時為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王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内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强霸之兆何拒為王遂遇以恩禮表爽為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文昭王時選為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李弘臯等同在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于官有集一卷匡圖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

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文昭王闕弔其母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文昭王以母為賢厚恤其家

論曰拓拔恒批鱗切諫不愧古之遺直仲雅秉志靡屈卒全始終勍溪州之役無讓伏波而勒銘銅柱侈矣少敵嗣位之議利害瞭然綽有厥父風若廖氏一家彬彬文武或殉其軀于文昭殆有榮施焉

丁思覲　戴偃

丁思覲者通鑑作思瑾五代史補作思僅今從歐陽史失其世系文昭王牙將也累官天策副都軍使是時中原大亂文昭王奢欲無厭糜費工作思覲上書切諫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趣京師倡義于天下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樂乎王怒削其官爵

思覲瞋目直視王曰孺子終不可教乃扼喉而死五代史補云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命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予自是思僅常怏怏令從楚世家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玄黃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揔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

人時賔佐未測王指遽曰偃故詩人深為流輩推許令方貧悴大王置之叅軍主簿間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大類魚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還居湖上戒公私不得與通偃用是窮餓益甚謂妻曰予與若結髮舉一兒一女今勢不能兩全宜分兒適去遂舉骰子與妻約曰采多得兒采少得女既而偃采少乃携女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聞文昭王已薨乃止一云偃坐譏刺繫獄竟餓死楚人與思覲並稱

論曰思覲絶喉偃亦窮餒言之其臧則具是違豈文昭王謂邪其不及身亡也幸矣

何仲舉　劉昭禹　石文德　林崇禧

路洵美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絶倫少時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弘皐為營道令怒之命荷校頌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敏弘皐遽名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

珈之句　弘臯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鋭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為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踰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塲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手紫府神僊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為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弘臯方柄用仲舉感私恩雖策名甲朝事弘臯益恭弘臯遂加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為全州刺史已又改衡

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顔齊已虚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弘臯推轂仲舉為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頓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一云婺州人起家湖南縣令事武穆王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為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寛為詩刻苦

不憚風雨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
屠沽輩也又云索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嘗有詩
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
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于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
一日見石文德詩于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
于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類此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
不忘嘗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釁數百條辨駁之識者

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儕輩遂工于詩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僦屋長沙累獻詩丐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窮悴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値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為稱許力言于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甍天策學士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沉湘浦

泠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
而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兒却能知人邪遂品為挽歌第
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它日
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弘臯詩先成得之
文德繼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
其能尋中讒出為融州刺史一作副史時文昭王營建征討
無虛日徵諸州梗楠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
幾觸王怒頼劉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

荀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頗可采世以多聞許之

林崇禧博雅善文章流輩推服官至武安節度掌書記所譔武威王廟碑楚人多相傳誦碑有曰我王臨位五歲而挂林歸欵云云見通鑑註

路洵美祁陽人唐相巖三世孫也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家焉洵美雅善文章王子希杲鎮靜江時薦授連州從事居久之謝病終于家子振性頴異十

歲聽講陰符經裁百言而止洵美俾卒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後入宋舉進士第

十國春秋卷七十三

[library seal]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